

本土文本

母亲的朱家阿哥

(小说)

□语风行者



绘图 瞿滢



江海新韵

至纯至真的春天

(组诗)

□如月

当母亲把我的棉裤、棉袄
里面的棉花取出来
再缝制成夹袄的时候
就已经是春天了
当脚趾头露在鞋子外边
感觉不到寒冷的时候
就已经是春天了
当竹篮子里装满
荠菜、马齿苋
灰灰菜、婆婆丁的时候
就已经是春天了
当家门口的小河边
流水发出哗啦啦响声的时候
当古老的屋檐
开始弹奏温婉的歌谣
就已经是春天了

撰写季节之书
要让那一对蹒跚学步的小脚丫
立志成为整个春天的代言

平凡生活内外

1505室的门前
除了有新换的一副大红对联
还多了一盏迎接元宵节的红灯笼
这预示着奋进的新岁已经开启
寒尽春生,时序更替前行
人间烟火扑面而来
多少次我想象着门内的幸福
想象着门外一条延伸的小路
以及岁月深处
那个被定格的身影
繁琐的日子在门内门外演绎
风尘起落,世相迷离
咫尺方圆内
我是这平凡生活的主角
多少苦乐紧锁在门内
多少雄心壮志寄放天涯

小河边

柳条努力了几次
想把头举到杨树的高度
想看看树梢上的鸟巢里
那几只可爱的花喜鹊
给它们讲春风抚柳的故事
想试穿一下
杨树身上金灿灿的霞光
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一株蒲公英在柳树下玩耍
看出柳条的心事
并告诉它自己内心的高度
早已越过了钻天杨
一条鱼儿跃出水面
亲吻了柳丝儿
并送给它一朵小小的浪花
瞬间时间蓝水碧
暖风徐徐
小河边笛音悠扬
空气中弥漫着快乐的味道

春天真好

嗯,春天,我答应你
在三月走进桃花林
让馨香浸进我的肌肤
让芬芳映照一群灿烂的脸庞
一块方布让我们席地而坐
取出黛玉的诗行
让行李变成美食的天堂
我们以文会友
以天为盖,地为庐
春天,沙龙、踏青的代名词
风筝预知天空的蔚蓝
我们在桃花的掩映中
写下委婉的诗句
在河畔植下爱情的树苗
我穿着的那件绿风衣
在旷野里奔跑
春风你来追我
追上了就送给你新写的诗章
春天,我们要歌唱
从嫩黄开始
唱到粉红
唱到黛青如夏
你瞧那盆被我宠坏的花
见了春天
就不再听话
伸展枝芽向窗外奔逃

寺街夜

(外一首)

□孙剑

梅花的影子映墙上
画出春天的经纬

仿佛隐喻已久
在暗角处释放了
桃之夭夭

红灯笼摇曳锐化
在深巷的焦距里
因一场雨
浮出对称相映的图案

山影浓
被山茶、碧桃、火辣
破了重墨

远处人影抽象
蘸着春色

别院的门虚掩
我半山听琴

像是墨韵
像是旧识

几声鸟鸣
搁停春山的眉眼

军山春
后山的侧风

倏然抓住了
春天的音律

朱家舅舅对大姨和母亲比我外公对她们还好。我外公反对女孩子读书,我外婆以死相拼,大姨和母亲才进了学堂。除了缴学费,外公再也舍不得拿一分钱来置办学习用品。平时,我母亲只要对舅舅说一声:“朱家阿哥,替我买一支铅笔,好吗?”第二天总能如愿以偿。我大姨说:“朱家阿哥,我的作业本写完了。”朱家舅舅说:“写背面。”大姨说:“背面早写完了。”朱家舅舅变魔术一样,拿出新作业本来。我朱家舅舅哪来钱呢?都是从嘴巴里省出来的:他把食堂给他的免费午餐卖了,卖一顿,可以买一支铅笔,卖三顿,就可以买一个作业本。卖了午餐的朱家舅舅是不能吃家里的饭的,要不然我外公还不知要弄出什么名堂来。我的朱家舅舅经常饿得走着走着就晕倒在地。朱家舅舅大字不识一个,可他认识红勾勾,只要看见妹妹们本子上的红勾勾,逢人就说:“我的两个妹妹聪明呢!天天得红勾勾呢!”朱家舅舅见大姨和母亲一堆书都用牛筋草捆,就把参加青年突击队发的汗背心改成了两个书包,汗背心上“农业学大寨”几个字,一半在大姨的书包上,一半在母亲的书包上。要是两个妹妹在学校受到欺负,第二天他必定会出现在校门口,吓得欺负大姨和母亲的校董鬼翻学校后墙逃跑——谁也不想做断腿英雄。

有一天经过供销社,我母亲望着玻璃橱窗花花绿绿彩纸包裹的一片浅棕红的石头来接住你的视线。这一带松树更多更热闹些,大致都护卫和陪伴在石头阵的边缘。这里的石头大多呈方形,深深浅浅镶嵌在草地上,露在外面的部分有高低。这些石头,有了好看的色泽,仿佛已经心满意足,外表自觉退守到平民大众化——表面既没有洁净光滑的质感,也没有鼓鼓突吸睛的外貌。石头阵在缓坡上蔓延,自成气势。浅绿的草地,棕红的石头,别具雅意的青松,如果走去,落座于任一方石头上,静静地看天高地阔,造景者的一番美意,造访者必将是了然于心,全然享受。何其有幸。

这是一个异乡客对扬州的初见。

游览了一天的我们,心满意足,有些疲惫地返回宾馆。一路走来,发现随便一个宾馆的大门侧翼,几坨颜色朴拙却形态迥异、高低悬殊的怪石,三两丛不高的细竹,两株秋风中叶将落尽的小树,就构成了一簇扬州特色小景致。那几坨大石,它们的远近距离,或端坐、或偃卧、或兀立的姿势,全都依它们自身的长相态势和脾气安置。一旦就位,即是最相宜的距离和位置,各自相得益彰。

果糖。朱家舅舅轻轻地说:“芬芬,我们走吧?”我母亲说:“朱家阿哥,让我再看一会儿吧。吃不着,多看一眼也好。”

回家路上,朱家舅舅对我母亲说:“芬芬,总有一天阿哥要让你天天有糖吃。棒棒糖,怎么样?”

多年以后,我还能从我母亲的眼神中,感受到她九岁那年听到这句话时的激动和憧憬,毕竟水果糖比猪肉还稀缺,更别说棒棒糖了,在那种年月。

说这话之后的第二年秋天,城里修城厢粮站,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城厢粮站离这个生产队有七十里地,粮站修到什么时候,就得在那地方吃住到什么时候,有家有室的人都不愿意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家里老人多半又不放心,怕年轻人跟年轻人裹在一起裹坏掉。一个生产队凑来凑去,还缺一个名额。我外公就让朱家舅舅去。外婆说:“他眼睛不方便,能做个啥?”外公说:“那么大的工程,你还怕没食堂?还怕不要人挑水?”

朱家舅舅果然去挑水,每天比原来多挑一百多担。每次中途休息回来,都见他越发瘦了。

有一天散工的时候,工地上犒劳他们,每人发二两白糖。朱家舅舅乐得满脸开花,他问会计:“能不能换成棒棒糖?”会计说:“只要你肯做亏本买卖,就能,二两白糖换三个棒棒糖。”朱家舅舅高兴得夜饭也等不及吃,怀揣着三个棒棒糖,就往家里赶,他正准备让惊喜在他这里过夜。他想不到夜把棒棒糖带回家给他的崽儿妹

妹和芬芬妹妹,他还想当天晚上赶回来,明天继续挑水。

前半夜,还将就,他甚至还唱了山歌:大鲤鱼呀满池塘,织新布,做衣裳,年年粮食堆满仓!有点走调,不过无所谓,反正山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到后半夜,残月落下山梁,一只眼的劣势就充分显现出来了。七十里地都是山路,他只看到右面半边,看不见左面。为了把左边也看清楚,他一边走一边扭脖子,这很累人,也非常耽搁时间。起初,肚子还经受得住路边溪水的欺骗,可到了下半夜,我的舅舅就感觉他的胸腔里除了空气,还是空洞的空气。有一阵,他感到脚底轻飘飘的,眼前路也开始跟他作对,晃来晃去,模模糊糊,稍不留神,就让他摔一跟头。有一阵他不想往前走。可他知道,不往前走,退回去更费力气,毕竟离家更近一些。后来实在没有力气,他吃了一个棒棒糖。他本来想跟妹妹们一块儿吃,一起分享喜悦的。犹豫反复了好几次,最终还是吃了。入口,一种平生从未有过的体验,地震一样从舌头上扩散开,弥漫全身,感觉轻飘飘的,又那样实实在在。棒棒糖一点一点溶化。吞第一口糖水的时候,朱家舅舅幸福得差点呛了。甜蜜就这样一丝儿一丝儿地,流向他灵魂深处。朱家舅舅眉开眼笑,他想象两个妹妹吃到棒棒糖会是多么快乐!也会像他一样眉开眼笑!为了走得更快,他希望遇到乱坟坝,白刷刷的招魂幡,像一个个随时向他冲来的鬼魂,为躲避鬼魂追赶,他会拼命往前跑。

抵达外公家的时候,鸡叫头

怪石记

(外一题)

□巫正利

怪我身边走进个园的一众人,以寻到怪异奇丑的石头为荣耀,引众人注目侧目,继而一张张相识与不相识的面孔,在友善的笑声中融到一处。

丑石得到了万众的瞩目,扬州八怪的书画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下来,得益于他们不管不顾做自己,做独特的自己。

对着键盘敲下这一屏文字,心突然被那些尖尖角角的怪石触动。思前想后,唯愿自己指尖敲下的文字,是有一些棱角的,便不负了心间那泉水汨汨般蜿蜒流淌的情思。

只有桂花香飘过

离中秋还有半个月呢,就在某天夜晚闻到了桂花的馨香。之后的每个白天和夜晚,走在校园中,小区里,街角拐弯处,随时能够和它相遇。桂花香漂浮在小城的空气中,几乎无处不在。蓝天下午秋阳温情照拂,管他金桂、丹桂、月桂,细碎却饱胀如米粒的花瓣,一例掩藏在叶丛间,那么不起眼,那么内敛隐忍,偏鲜灼灼活力四射,馨香四散,在大好秋色中猛然攻陷你的嗅觉。

每天在家庭、单位、菜场超市三点确定的平面上陀螺一样运转的俗世中人,晚饭后的走走锻炼,于肉体于精神,大概都算得上一天中最灵动有活力、最自由畅意的时光。一年四季,只要你身体足够健康,老爷爷又高兴作美,你就可以尽情去享受天光刚刚退去、天色刚刚暗下来的这段独特时光。时令已渐至中秋,在忽明忽暗朦胧的路灯光中,你得以轻轻走近路边每一株盛开的桂树,有机会更安静地去亲近和感受它们。驻足,伸手,把住一枝绿,轻轻扶来偏向你,定睛

遍。朱家舅舅在外面喊开门。外公在屋里问:“放假啦?”朱家舅舅说:“没有。”外公没好气地说:“没有放假你回来干啥?”这时候,朱家舅舅感觉眼皮特别沉重,像一个特别需要睡觉的人,特别困,恨不得马上躺到床上;喉咙一阵阵发紧,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子。朱家舅舅连推开那只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靠到门上。

外公点了灯,打开门,朱家舅舅倒在外公怀里,一身臭汗,水淋淋的,手里捏着两个糖。看见外公,朱家舅舅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的微笑。他原本可能想,来开门的也许是外婆,也许是他两个妹妹中的一个。他没有想到是外公。不过,这会儿已经无关紧要了,他用仅有的力气举起红纸头包裹的棒棒糖说:“这是,崽儿的。”又举起蓝纸头包裹的棒棒糖说:“这是芬……芬……的。”说完就有点坚持不住了。

外公惊骇地问:“这趟回来,你就为这!”

朱家舅舅想点头,可一点力气也没有,接着呼吸也像大风中的细灰,转瞬散得没影,我的朱家舅舅胸口猛然一挺,很快软下来,头一歪,落气了。

我外公声嘶力竭地向屋里喊:“他阿妈,你快来!”

棒棒糖落到地上,滚出好远,一红,一蓝,像两只鼓槌。

朱家舅舅安静地躺在外公怀里,像一个宠儿,平静安详地躺在自己父亲的怀里。

我外公哭了。

“朱刚刚,儿——”

外公的哭声像崩溃的山洪。(三)

细视,影影绰绰间,你只是更真切地闻到了花香,却看不清它的庐山真面目。轻轻一嗅,香气飘渺得像一个浅浅的梦。深吸一口,像是瞬间堕入仙都,沉醉不思归处。这些香香的精灵,在它们生命的旺季,缕缕香魂在夜风中欢舞。郁郁馨香,大概是足以安抚和平息一个苦闷抑郁、狂躁不安的灵魂了吧。也足可浸润和涤荡它舞衣拂过的每个浊世灵魂儿沾染的泥滓吧。

今年小城的桂花香来得尤其早,在空间上也弥散得特别辽阔,持续的时间又特别长,全不同于常年。尤其不同于去年,好不容易等到姗姗来迟的绽放,竟然当头遇上一场台风雨纵贯通宵,暴涨的小河水都溢过了桥面。桂花竟似昙花一现,倏忽之间惨然逝去。风雨过后触目伤情,那一地暴风雨扫落的残碎花瓣,留下来的震惊和惨伤,至今萦怀。

今年的气温如此适宜,是善良的物候在补偿对小城人们的亏欠吗?

更大的可能,恐怕是,也许是,一圈一圈飞速向深渊悄然滑去的生命年轮,催生出了一颗敏感易感的中年妇人之心? 竟至于要见花落泪,闻鸟惊心? 年逾不惑,华发已生,难道光阴还不曾割断多愁善感的少女心?

夜风已冷,飒飒有声。你不知任性的风,是否亦是在笑你:不惑之年,何故还为去年的花落伤悲?

沉思过后,你还是没有答案。你开始继续走你的路。苍茫的世俗,浩大的琐碎,一到眼前似乎足以撵走弥漫天地间的桂花香气。有好多的也许,好多的是否,在头脑间次第涌现。

你走到桥上,小河边安安静静。只有桂花香在渐浓的夜色中暗暗飘过。